

冯承钧学术论文集

冯承钧 撰

邬国义 编校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冯承钧学术论文集（下）

冯承钧 撰

邬国义 编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承钧学术论文集 / 冯承钧撰; 邬国义编校.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325-6627-3

I. ①冯… II. ①冯… ②邬… III. ①社会科学—文
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0678 号

冯承钧学术论文集

(全二册)

冯承钧 撰

邬国义 编校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25.625 插页 5 字数 554,000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100

ISBN 978-7-5325-6627-3

K · 1632 定价: 9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迦膩色迦时代之汉质子

自汉以来，西域诸国常遣子为质于中国，其例在两《汉书·西域传》中举不胜举。惟从未闻有汉天子儿为质于外国者，然在玄奘传记中有之，是不可不详究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记玄奘至迦毕试国，“有一小乘寺名沙落迦，相传是昔汉天子子质于此时作也。其寺僧言：‘我寺本汉天子儿作，今从彼来，先宜过我寺。’法师见其殷重，又同侣慧性法师是小乘僧，意复不欲居大乘寺，遂即就停。”

《大唐西域记》卷一迦毕试条云：“大城东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蓝，僧徒三百余人，并学小乘法教。闻诸先志曰：昔健驮逻国迦膩色迦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膩色迦王既得质子，特加礼命。寒暑改馆，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健驮逻国。故质子三时住处，各建伽蓝。今此伽蓝，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诸屋壁图画质子容貌服饰颇同东夏。其后得还本国，止存故房，虽阻山川，不替供养。故今僧众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兴法会，为诸质子祈福树善，相继不绝，以至于今。”

又卷四至那仆底条云：“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声振邻

国,威被殊俗。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膩色迦王既得质子,赏遇隆厚,三时易馆,四兵警卫,此国则质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仆底。(注云:唐言汉封。)质子所居,因为国号。此境已往,洎诸印度,土无梨桃,质子所植,因谓桃曰至那你;(注云:唐言汉持来。)梨曰至那罗阁弗咀逻。(注云:唐言汉王子。)故此国人深敬东土,更相指告语,是我先王本国人也。”

据前引三文,知迦膩色迦时代迦毕试国有一沙落迦寺,是汉质子所造。此质子冬居至那仆底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健驮逻国。印度虽是传说流行之地,玄奘虽是有闻必录之人,此种传说必有所本,一如义净所记室利笈多时代在鹿园寺附近为支那国僧造支那寺^①之传说也。

据《后汉书》卷一一八《大月氏^②传》,吾人已知贵霜王朝第一王名丘就卻,第二王名阎膏珍。^③又据佛经,知其后有一王名迦膩色迦。继其后者名胡毗色迦,婆薮提婆。第四王名未见中国载籍记录,第五王应是《三国志》卷二太和三年(229)十二月癸卯遣使奉献之大月氏王波调。

根据史籍、佛经与夫印度方面考古学之发现,吾人固知贵霜王朝最初有此五王,然考据诸家对此五王在位时代则几人

①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慧轮传》。

② 《后汉书大月氏传》后云:“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似前汉时代之大月氏已同化于大夏土著,而此贵霜王朝为本地王朝。其后言大月氏者,皆为古名滥用。桑原鹭藏、羽田亨、伯希和诸教授早持是说,皆言之成理,今从之。

③ 伯希和教授曾以丘就卻为丘就却之误,而阎膏珍亦应改作阎膏弥。可参看一九一四年《亚细亚报》,一九二八与一九二九年合刊《通报》。

各一说。^① 姑就迦膩色迦在位时代言,最近有二说:傅舍(Foucher)主张在纪元后80至110年间;斯密(V. Smith)主张在纪元后120至162年间。^② 比较二说,似以傅舍之说较为近似。

若取傅舍之说,迦膩色迦在位,应位之于汉章帝建初五年(80)至汉安帝永初四年(110)之间。^③ 所本之源应以《后汉书》纪传为多。《西域记》所言“治兵广地至葱岭东”,疑指《后汉书》卷七七《班超传》永元二年(90)月氏用兵西域事。

《班超传》曰:“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④有功。是岁^⑤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超拒还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90),月氏遣其副王谢将兵七万攻超。超众少,皆大恐。超譬军士曰:‘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逾葱岭来,非有运输,何足忧耶?但当收谷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谢遂前攻超,不下,又钞掠无所所得。超度其粮将尽,必从龟兹求救,乃遣兵数百于东界要之。谢果遣骑赍金银珠玉以赂龟兹,超伏兵遮击,尽杀之。持其使首以示谢,谢大惊,即遣

① 可参看《英国王家亚细亚协会报》一九一二年刊六六五与九一八页,一九二二年刊九一一至一〇四二页,一九一四年刊一〇一九页。《印度碑铭》一九一七年刊一三〇页。《印度古物》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刊二六一页。

② 《希腊与佛教参合的艺术》,一九二三年本,二册,五〇五页。

③ 牛津本《印度史》,一九一九年本,一四六页。

④ 车师应为莎车之误,盖同传曰:“超攻疏勒国王忠,康居遣精兵救之。是时月氏新与康居婚,相亲,超力赂遗月氏王,令晓示康居罢兵。”则助汉击莎车有功,与远处三千里外之车师无涉也。《前汉书》卷九六《西域传》言神爵二年(前62),郑吉都护南北两道后,有“披莎车之地”语,此乃误车师为莎车,与前误虽反而实同也。

⑤ 《后汉书·本纪》卷三章和二年(87)纪:“是岁,西域长史班超击莎车,大破之。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

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

迦膩色迦之时代与其用兵西域之原因既明，试再进而考证此质子问题。据上引《班超传》，贵霜既求汉公主而不可得，此汉质子又从何处来耶？《慈恩寺传》所谓汉天子儿之“汉”，在梵语中应为 Cina，是即旧译支那、至那、脂那等对音之所本。梵语固称中国曰支那，然称东夏、印度中间之地亦曰支那。《西域记》明言“河西蕃维”，可以证已。当时河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当然不成问题。所隐喻者应是汉代西域中之一国，而此国疆域应与贵霜领土接近。此国只有疏勒足以当之。

疏勒国名与其相近之名称以外，尚有种种别称见诸载籍。最晚见者为自宋以来迄于今日之 Kashgar，《元秘史》之乞思合儿，《元史·西北地附录》之可失哈耳，明陈诚《西域蕃国记》之哈石哈，《明史》之哈实哈儿，清代之喀什噶尔，皆其对音也。^①

宋人尚有佉路数怛勒之称，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卷三《十地经音义》疏勒条云：“梵语讹略也，正云佉路数怛勒，此翻为恶性国，以其国人性多犷戾。或云彼国有佉路数怛勒山，因山立称也。在北印度境也。”此名应是 Kharostra 对音，旧译亦作佉卢瑟吒者是已。印度用梵书以前，曾用此佉卢瑟吒书，义译作驴唇书。各国考查团在西域汉南道中发现不少写本，多用此种文字写印度俗语。法国烈维教授曾假拟此种文字出

^① 见北平图书馆藏《独寤园丛钞》本，《禹贡》第二卷三四期曾转载，然颇有讹误。

自疏勒。^①

唐人写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云：疏勒“外国自呼名伽师祇离国”。瑟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引《往五天竺国传》作迦师佉黎，未详孰是。有人还原作 Kasgiri，容或不误。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云：佉沙国“旧谓疏勒者，乃称其城号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犹为讹也”。案照法国学者儒连还原方法应作 Srikritati。此与伽师祇离，应皆是其地梵名。

佉沙之称与《法显行传》之竭叉，《高僧传》卷三《智猛传》之奇沙，应有关系。余疑为梵名 Khasa 之对音。旧译三本《孔雀王经》皆有此名：僧伽婆罗初译作迦舍，义净二译与不空三译并作疏勒。梵文原名亦是印度边地之称，故自法显迄于不空皆识为疏勒。

以上诸名与疏勒古名相距皆甚远，别有沙勒一名较为接近。此名并见《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佛陀耶舍》两传，卷三《法勇传》；《续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洛阳伽蓝记》卷五《宋云惠生行记》。核以古读，似作 Šalek，此与《慈恩寺传》之沙落迦(Šalaka)又颇接近也。

据《西域记》，佉沙国“文字取则印度，虽有删讹，颇存体势，语言词调，异于诸国”。似疏勒自有其语言，与近年发现之龟兹语、于阗语有别，然迄今尚未有人在西域所得诸写本中有所发现。又一方面，吾人对于疏勒古读亦未能确定其读音。今姑假定其读若 Šulek 或 Šulik，则与沙勒对音仅有一个韵母

① · 参看《河内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二卷，二四六页以后，又第四卷之《佉卢瑟吒国与佉卢瑟吒书》。

之别耳。西藏语名疏勒曰 Śulig, 末一收音声母, 黄汉名虽有清浊之别, 要皆本于同一古名也。梵名沙落迦距离虽较远, 然三个声母皆同, 惟韵母不同, 此可以外国语译音变化解之。甲国名称经乙国传译者, 辄有变化: 或为韵母变化, 或为声母变化, 甚至有声韵变位之事, 此例甚多, 举不胜举。然则梵语之称疏勒曰沙落迦, 亦无足异。

《后书后》卷一一八《疏勒传》确识有疏勒王族徙居月氏之事。据云:“安帝元初中(107—120), 疏勒王安国以舅臣磐有罪, 徙于月支, 月支王亲爱之。后安国死, 无子, 母持国政, 与国人共立臣磐同产弟子遗腹为疏勒王。臣磐闻之, 请月氏王曰:‘安国无子, 种人微弱, 若立母氏, 我乃遗腹叔父也, 我当为王。’月氏乃遣兵送还疏勒。国人素敬爱臣磐, 又畏惮月氏, 即共夺遗腹印绶, 迎臣磐立为王。更以遗腹为磐橐城侯。后莎车连畔于寔, 属疏勒, 疏勒以强, 故得与龟兹于寔为敌国焉。顺帝永建二年(127), 臣磐遣使奉献, 帝拜臣磐为汉大都尉, 兄子臣勋为守国司马。”臣磐前后有无他人质于贵霜, 史无明文, 而疏勒王族徙贵霜者只此一见。余疑玄奘所闻建沙落迦寺之质子或即此人。然则符舍所拟之迦膩色迦在位年代应改作 87 至 120 年间矣。

西安《景教碑》叙利亚文地名中有 Sarag, 俞耳(Yule)曾引卜铁(Pauthier)说, 以为所指者即是洛阳, 并与陶烈美(Ptolémée)《地志》之 Serice 比附,^①其说甚是。伯希和证明此二名之相同, 并引义净《梵语千字文》(别本)中之娑啰谏^②以

① 见《契丹记程》, 第一册, 一〇九页、一九六页。

②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五十四册, 一二〇一页上栏第一行。

为补证。《千字文》此字梵文确为 Saraga,而下注汉语曰“洛”,则其指洛阳无疑。伯希和以为洛字古读 lak,可对此名之后半,然对于前一“娑”字未予说明。^①余以为此娑啰诃应是古代中亚人名称疏勒之称,玄奘之沙落迦,疑从中亚名称转出,盖其与疏勒原名相距远,而与中亚语名韵母皆同也。意者中亚人古称疏勒曰娑啰诃,晚至唐代,已忘其为何地,及见啰诃读音与洛字相近,遂以娑啰诃名洛阳云。

首见陶烈美书之 Serice 与散见其他古代希腊罗马撰述中之 Seres,似与吾人所研究之沙落迦、娑啰诃不无关系,然此问题过于繁复,非此短文所能详,拟别为文考证之。

(原载《汉学》1944 年第 1 卷第 1 期)

① 见一九二七及一九二八年合刊《通报》,九一至九二页。

昙无讖与所译《大般涅槃经》前分

现存《大涅槃经》有二本，皆题北凉中天竺沙门昙无讖译，一旧本四十卷，一刘宋沙门释慧严、慧观同谢灵运再治之南本三十六卷。南本虽较旧本少四卷，然旧本有十三品，南本则有二十五品，盖将旧本之《寿命品》分出为四，《如来性品》分出为十，特为子目之增加，文字之润饰而已。余今所欲研究者，非译本之内容，乃译本之来处。

昙无讖，无亦作摩，讖亦作忏，似是 Dharmakṣema 之对音。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四，慧皎《高僧传》卷二皆有传。祐传较简略，与皎传文几尽同，然亦有不见皎传之文。此二书撰作年代相距不远（一在 515 年后，一在 518 年后），其文似同本一源。皎传既较详，兹先言皎传。

皎传所记灵异最多，今暂置不言。据云：昙无讖，中天竺人，幼随母佣织毳毼为业，十岁学小乘，后专业大乘。已而赍《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萨戒经》、《菩萨戒本》等取道罽宾，东适龟兹。顷之进到姑臧。河西王沮渠蒙逊闻讖名，呼与相见，接待甚厚。逊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请出经本。讖以未参土言，又无传译，恐言舛于理，不许即翻。于是学语三年，方译写初分十卷。时沙门慧嵩、道朗独步河西，值其宣出经藏，

深相推重。转易梵文，嵩公笔受。道俗数百人，疑难纵横，讖临机释滞，清辩若流。嵩、朗等更请广出诸经，次译《大集》、《大云》、《悲华》、《地持》、《优婆塞戒》、《金光明》、《海龙王》、《菩萨戒本》等六十余万言。讖以《涅槃经》本品数未足，还外国究寻，值其母亡，遂留岁余。后于于闐更得经本中分，还姑臧译之。又遣使于闐寻得后分，于是续译为三十卷。以玄始三年(414)初就翻译，至玄始十年(421)十月二十三日三裘方竟，即宋武永初二年(421)也。讖云此经梵本本三万五千偈，于此方减百万言，今所出者止一万余偈。后魏主拓跋焘闻讖有道术，遣使迎请，逊留不遣。义和三年(433)，讖固请西行，更请《涅槃》后分，逊遣刺客于路害之，春秋四十九。

祐传则以所赍《大涅槃经》本前分有十二卷，后于于闐得经本，复还姑臧译之，续为三十六卷。亦云歿年四十九，然未言何年被害。此外无多异文，惟有一事较皎传所录为详。两传皆言讖明解呪术，随王入山，王渴乏须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水。王悦其道术，深加优宠。顷之王意稍歇，待之渐薄。以下皎本言去罽宾。祐本多四十余字云：“讖怒曰：‘我当以罽水诣池，呪龙入罽，令天下大旱。王必请呪，然后放龙降雨，则见待何如。’遂持罽造龙。有密告之者，王怒捕讖，讖悔惧诛”，乃赍经本奔龟兹。由此可见祐录传文虽简，尚有不见皎传之异文，皎传之本旨似在隐恶而扬善。所以读皎传文，只见讖为一有道行之沙门。仅据此二传，则知讖为 385 至 433 年间人，自中天竺历罽宾、龟兹而至姑臧。沮渠蒙逊呼与相见，请译经本。始译所赍来之《大涅槃》初分十卷或十二卷，后自于于闐得中分，又遣使于闐得后分，续译为三十卷或三十六卷。其死也，乃因蒙逊密遣刺客害之。

然若检阅他书之文,其人其事皆与此两传所志不符。《魏书》卷九九《沮渠蒙逊传》云:“始闾宾沙门曰昙无讖,东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头陀林私通,发觉,亡奔凉州。蒙逊宠之,号曰圣人。昙无讖以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人,蒙逊诸女子妇皆往受法。世祖闻诸行人言昙无讖之术,乃召昙无讖。蒙逊不遣,遂发露其事,拷訊杀之。”观此文,可见讖之死非刺杀,离龟兹后曾至鄯善也。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亦识其事云:“先是,沮渠蒙逊在凉州亦好佛法。有闾宾沙门昙无讖习诸经论,于姑臧与沙门智嵩等译《涅槃》诸经十余部。又晓术数、禁呪,历言他国安危,多所中验。蒙逊每以国事谘之。神䴥(428—431)中,帝命蒙逊送讖诣京师,惜而不遣。既而惧魏威责,遂使人杀讖。”

此文言讖死于神䴥中,与僧传所识延和二年(433)之说独异。初视之似误,细审之或为事实。盖僧传侈陈灵异,蒙逊歿于延和二年四月,故将讖死之年移后数年,而证实蒙逊之死乃因杀讖而受神殛也。

释道朗,曾参加凉州译场者也,《出三藏记集》卷八所录道朗撰《大涅槃经序》有云:“天竺沙门昙摩讖者,中天竺人,……婆罗门种,先至燉煌,停止数载。……大沮渠河西王……开定西夏,斯经与讖自远而至。……讖既达此,以玄始十年(四二一)岁次大梁十月二十三日,河西王劝请令译。讖手执梵文,口宣秦言。……”据此文,又知讖离鄯善后先至燉煌,并未径至凉州。西凉之亡在玄始九年(420),次年下燉煌。逊之得讖,应在是时。然则皎传“玄始三年(414)初就翻译,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裘方竟”,记录误矣。讖抵凉州之时,最早应在421年,是年十月二十三日乃逊劝请译经之日,

非必翻译开始之日，盖皎传有“学语三年，方译写初分十卷”之语也。则开始翻译之时应在玄始十三年(424)以后，今再以别一记录证之。

《出三藏记集》卷八载阙撰人名《大涅槃经记》云：“此《大涅槃经》初十卷有五品。其胡本是东方道人智猛从天竺将来，暂憩高昌。有天竺沙门县无谿，广学博见，道俗兼综，游方观化，先在燉煌。河西王宿植洪业，素心冥契，契应王公，躬统士众，西定敦煌，会遇其人，神解悟识，请迎诸州，安止内苑。遣使高昌取此胡本，命谿译出。此经初分唯有五品，次六品已后，其本久在燉煌。……有胡道人，应期送到此经。……今现已有十三品，作四十卷。……”僧祐后有注云：“祐寻此序与朗法师序及谿法师传，小小不同。未详孰正，故复两存。”此文言蒙逊得谿于燉煌，与道朗序合，惟独以所译《涅槃》初分五品，乃智猛从天竺将来，而非谿自赍之本。其后八品乃取自燉煌，而非来自于阐，与上引诸说皆不合耳。智猛，《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高僧传》卷三皆有传，略谓智猛以弘始六年(404)招结同志沙门十有五人，自长安西迈。在华氏城得《泥洹》胡本一部，又寻得《摩诃僧祇律》一部。以甲子(424)岁发天竺，惟猛与县纂俱还凉州，译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437)入蜀。则似此本为猛自译。检《出三藏记集》卷二，亦著录有《般泥洹经》二十卷(下注云：阙)，《摩诃僧祇律》一部(下注云：胡本未译出)。后云：“右二部，定出一部，凡二十卷。宋文帝时，沙门释智猛游西域还，以元嘉中于西凉州译出《泥洹经》一部。至十四年(437)赍还京都。”嗣后诸经录录有此经，皆有目无本。惟自《历代三宝记》始，多云“见《宋齐录》”。按此录道慧撰，其人卒年(481)早于僧祐三十七年，亦

恐因传闻致误。余以为猛译经文恐无其事,盖猛既与昙无讖同在凉州,同出《涅槃》猛译本不应独阙,不应未留有经序与题记。《出三藏记集》卷八固引有二十卷《泥洹记》,然谓出智猛《游外国传》,而所引传语已并见《智猛传》中,仅有“得《泥洹》胡本,还于凉州出得二十卷”二语。细考传语,似仅言在凉州译出此本,未明言为猛译抑为讖译也。余以为讖所译者即猛将还之本。猛于玄始十三年甲子(424)发自天竺,本年或次年行抵高昌。时高昌郡属北凉,且为当时佛教东渐之一大站。蒙逊遣使取此经本,命讖译出。原造传者不察,误以讖自赍《涅槃经》本而来。观上引《魏书》之文,其人盖一无行方士,攘智猛将归之本为已有,亦意中或有之事。猛于元嘉十四年(437)入蜀,后二年(439)北凉亡,译场由凉州移至高昌,而猛亦无在彼译经之事也。

余且疑《智猛传》中偕猛俱还凉州之昙纂与昙无讖为一,盖“昙无”、“昙摩”、“昙谟”均为 dharma 之对音,亦常省译为“昙”;“讖”与“懽”形近,而“纂”字音近,南人撰录与传者传闻不实,因误以其人与智猛同还凉州。此类讹误在《释藏》中常见有之,而在正史中尤甚,兹试举一例以证之。

《隋书》卷三五《经籍志》云:“初晋元熙(419—420年5月)中,新丰沙门智猛策杖西行,到华氏城,得《泥洹经》及《僧祇律》。东至高昌,译《泥洹》为二十卷。后有天竺沙门昙摩罗讖复赍胡本来至河西。沮渠蒙逊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参验,未还,而蒙逊破灭。姚苻弘始十年(408),猛本始至长安,译为三十卷。”

此条舛误不止一点。智猛于弘始六年(404)西迈,而此误作晋元熙中,疑元熙为义熙(405—418)之误。名昙摩讖曰昙

摩罗讖,《释藏》偶亦有此写法,然不常见,应衍一“罗”字。沮渠蒙逊亡于433年,后六年北凉始为元魏破灭,则蒙逊应为牧健之误。弘始十年(408)智猛尚在印度,此传至长安之猛本何自来?既云东至高昌,译《泥洹》为二十卷,何必又在长安重译为三十卷?此处后秦弘始十年,应为北凉玄始十年(421)之误,而此玄始十年根本亦误,已详前说也。

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笔受讫

(原载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卷第1号)

历代释藏译经存佚考

本文所用简称与符号

〔出〕 〔祐录〕 〔僧祐录〕 〔三藏记〕 皆指《出三藏记集》

〔历〕 〔房录〕 〔长房录〕 〔三宝纪〕 皆指《历代三宝纪》

〔内〕 〔内典录〕 皆指《大唐内典录》

〔译〕 〔译经纪〕 皆指《古今译经图纪》

〔开〕 〔开元录〕 皆指《开元释教录》

〔高〕 指《高僧传》

〔贞〕 指《贞元释教录》

〔求〕 指《历代求法翻经录》 冯承钧撰

〔南条目录〕 南条文雄撰 (B. Nanjio,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Oxford.)

〔○〕 现存译经

〔×〕 别生或重见译经